

# 論臺灣閩南語的訓讀字

林慶勳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本文把「訓讀字」定義為：『使用漢字標記語言詞彙時，該漢字是暫時性的借用其義而不借用其音。』與「假借字」的定義：『使用漢字標記語言詞彙時，該漢字是暫時性的借用其音而不借用其義。』兩者不過是借義和借音的不同而已。其次以臺閩為例，說明訓讀字產生的原因有：「臺閩書寫的漢字尚未規範化、因本字罕用而選用常用字代替、通俗易懂用字的考量、語言接觸的結果」四項。最後提出今日臺閩訓讀字有「屬於日本語詞彙的訓讀字、屬於臺閩詞彙的訓讀字、」二類做結。

關鍵詞：訓讀字、假借字、音讀、歌仔冊、漢羅體

## 1. 訓讀字的特性與產生背景

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時給「訓讀字」界定下列的意義：

使用漢字標記語言詞彙時，該漢字是暫時性的借用其義而不借用其音。

例如日常生活中寫的華語（指北京話國語，下同）是：「買二瓶牛乳」，偏偏有人把它唸成：「買『兩』瓶牛『奶』」。儘管後者比較口語化，卻已經背離原來書寫文字的正確讀音，不過彼此的詞義並無不同。又如閩南語的例子，寫的是：「有人出世富貴子」（《人心不知足歌》），在此得讀：「有『儂』出世富貴『囡』」。人[dzin<sup>5</sup>]與儂[lan<sup>5</sup>]、子[tsu<sup>2</sup>]與囡[kia<sup>2</sup>]，讀音各異詞義卻無不同。《人心不知足歌》是臺灣閩南語（以下簡稱「臺閩」）說唱的歌仔冊，口語化要求極為強烈，所以『人、子』在此必須讀為『儂、囡』，何況下面一句是：「食老即落乞食營[iã<sup>5</sup>]」，讀囡與營才能押韻。

「訓讀」二字的起源，是古日本語在六朝以後借用漢字的字義而按日本語固有讀法發音，例如『人』、『心』兩字分別讀做：[çito]、[kokolo]，這類暫時性借用其義而不借用其音的語言現象就稱做「訓讀」。「訓讀」與古日本語借用近似漢字本來讀音的

「音讀」系統<sup>1</sup>，形成兩大語言移借系統（林慶勳 1998：257-258）。由此可見在日本語語言系統中，「訓讀」是份量相當重要的語言現象。

為了讓上面「訓讀字」暫時性的定義更為清晰明白，可以比較同音通假的「假借字」定義來做說明：

使用漢字標記語言詞彙時，該漢字是暫時性的借用其音而不借用其義。

就「訓讀字」與「假借字」所界定內容，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訓讀字或假借字都只是一個標記語言詞彙的暫時性「符號」，雖然它的形式是一個漢字，也必須在當作暫時性「符號」使用時才有討論的意義；第二，因為訓讀字或假借字都只是一個暫時性的符號，所以不要把它當作一般的獨立漢字看待；第三，訓讀字或假借字這個暫時性的符號，如果拿來與語言詞彙的「本字」做比較，它不過是「借其義而不借其音」或「借其音而不借其義」的漢字符號而已。也就是說「暫時性的符號」，是訓讀字與假借字的特徵，這一點相當重要<sup>2</sup>。

臺閩是從原鄉泉州、漳州等閩南語蛻變而來的一種方言，因為臺灣處於海島一隅，歷史上三百多年來又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本地原住民接觸頻繁，所以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都與原鄉閩南話有一些程度的差異，久而久之讓臺閩變成一種與原鄉閩南語可以相通的獨立語言。做為閩南語的一支，與臺閩有關的文獻資料不多，相較於原鄉閩南語有辭書、韻書或者各種民間文學作品的文字資料，臺閩顯得相當原始似乎屬於幼年期的語言。

1661年（清順治18年）跟隨鄭成功渡海來臺的軍隊與眷屬4萬餘人，雖然也不乏知書達禮的知識份子，畢竟它們只是少數。加上清代以來大量移民，幾乎都屬苦力勞動階級。在三餐溫飽之餘，實在無多少閒暇可以識字讀書，更不敢奢望能夠提筆寫字。這種背景之下，當然不太可能有專門為臺閩創作的作品。但是流行於1930年代的「歌仔冊」（又稱「歌仔簿」），卻是一個例外。在流行當時，它至少有：娛樂、識字、社會教化等三項功能（見林慶勳1997：2），總數一千餘種的歌仔冊，可算得上為臺閩留下一份珍貴的語言史料。

歌仔冊的作者，用漢字創作臺閩的七字調歌謠，若不走淺顯易懂的路，可能影響歌仔冊本身的銷路，這是現實的考量，不能不留意。那批如今多數已不知其名的作者，行文以符合口語為第一考慮。而臺閩與其他閩南語相同，語言中有相當數量「有音無字」

<sup>1</sup> 例如把『人』、『心』兩字分別讀做：[dzin]、[cin]，屬於音讀系統。

<sup>2</sup> 許極燉（1996）一文主張用「訓用字」，反對使用「訓讀字」。因其立論基礎與本文撰寫角度不同，在此不做詳細討論，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

的詞彙，或一時不易尋得「本字」的詞彙，歌仔冊作者就選用借音的「假借字」與借義的「訓讀字」來處理。例如：

只塊並無人識我，共娘借問敢有絕。（《問路相褒歌》。此地無人認識我，向姑娘借問有用嗎？）

「無人識我」，其中『人』讀[lan<sup>5</sup>]不讀[dzin<sup>5</sup>]；『識』讀[bat<sup>4</sup>]不讀[sit<sup>4</sup>]，都是借義「訓讀字」。「敢有絕」，『絕』讀[tsua<sup>8</sup>]不讀[tsuat<sup>8</sup>]，屬於音近的假借（林慶勳 1999：8）。

類似這種以實用為考量的創作，歌仔冊內比比皆是，這是訓讀字或假借字流行的原因之一。同一個作者在下筆寫作時，可能已不記得曾經用過的訓讀字或假借字，面對相同一個詞，不同作者有不同的寫作用字習慣，因此同一詞彙可能出現幾個不同的訓讀字或假借字，那是極其自然的事。根據姚榮松（2000：209）分析歌仔冊《最新落陰相褒歌》為例，其中訓讀字有 22 例僅佔全書特殊用字 151 例之 15% 弱，數量僅次於借音的假借字。數量雖然不多，但訓讀字的真實情況如何，前人似乎探討的不多。本文從臺閩漢字用字現象，試做下面的分析。

## 2. 臺閩訓讀字的形成原因

### 2.1 臺閩書寫的漢字尚未規範化

標寫臺閩的文字，目前有「漢字」和「教會羅馬字」兩種。漢字比較早移入臺灣，大約先民從原鄉來臺灣之後，就陸續不斷的帶來漢字，如果從比較寬的角度去看，漢字記載臺閩的歷史，應該有三百多年左右。而教會羅馬字，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而已。但是用漢字記述臺閩，常常會碰到「有音無字」或尋求「本字」等等的困擾，加上後來事物越來越繁瑣，要找一個漢字來記載新產生的臺閩詞彙，總是有捉襟見肘的困窘。雖然「漢字」在標寫臺閩有諸多問題和瓶頸，但是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仍然喜歡用漢字來標記臺閩。總認為用教會羅馬字寫出來的是外國文字，有點不太像臺灣本地土產的樣子，甚至有些人也連帶排斥用漢字混合教會羅馬字的「漢羅體」。（林慶勳 2001：203）

至少到目前為止，教育部並未正式公告臺閩的漢字標準書寫體式，這是基於三百多年以來某詞與某字的對應紛擾不堪，更大的問題在臺閩規範化一直未能浮上檯面被理性的討論，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因循推遲至今，三百多年未能解決的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立刻完成定案。在這種臺閩文字尚未規範化的情況之下，用字者包括文學創作者、

平民百姓、學生教師、學者公務員等等，如何要求他們能用規範的標準漢字撰寫臺閩？

因為臺閩漢字規範化尚未完成，「各取所好」標寫漢字自然成為普遍的現象，各式各樣的假借字或訓讀字出籠，也就不足為奇。早期臺閩創作歌謠的作者，或許較有文字修養，不像歌仔冊作者為了內容通俗與歌本暢銷的誘因，不得不使用許多假借字或訓讀字，我們看李雲騰編著《最早期（日據時代）臺語創作歌謠集 101 首》的用字<sup>3</sup>，再比較目前流行於KTV的臺閩創作歌謠即可明白。

## 2.2 因本字罕用而選用常用字代替

以下是沈富進（1974）編輯《彙音寶鑑》的例子：

- (1) 君字韻、柳母、上平聲，收「縮<sup>4</sup>，頭縮收斂使小曰縮，不前也。」（1974：1）。
- (2) 干字韻、出母、下平聲，收「田，種稻之處曰田。」（1974：116）。

(1) 例「縮」字照音節所在位置讀[lun<sup>1</sup>]，[lun<sup>1</sup>]的本字不可考<sup>5</sup>，縮字讀[sok<sup>4</sup>]音韻位置完全不同，顯然是一個訓讀字。(2) 例「田」字照音節所在位置讀[ts<sup>h</sup>an<sup>5</sup>]，它的本字是「塍」（董忠司 2001：234），田字讀[tian<sup>5</sup>]，音韻條件完全不符，可見也是一個訓讀字。

以我們推想，沈富進在編輯《彙音寶鑑》時必定考慮到辭典收字的通俗問題，若把該辭典用字提升到相當典雅的層次，可能影響辭書的流通廣度，甚至也阻嚇許多人使用《彙音寶鑑》的意願，因為它們與「認字學習」的目標距離相當遙遠。使用「縮、田」兩個訓讀字，除了通俗明白外，也有照顧到華語（指國語）詞義的考量。

## 2.3 通俗易懂用字的考量

試看下面歌仔冊（或稱歌仔簿）的例子，它們為了通俗易懂的用字考量，不得不以「訓讀字」來代替，而這些用字正巧可由押韻看出它們的讀音與本字。

<sup>3</sup> 此處是假設那些歌詞內容都是原作者的原文。

<sup>4</sup> 此字用黑底白字陰文呈現，沈氏書前「編例」第三條說這類字是「閩省方音」。

<sup>5</sup> 楊秀芳（1991：100）、周長楫（1993：194）皆不敢確定本字；董忠司（2001：893）則認為是「圖」字。

- (3) 足肴款待君一人[laŋ<sup>5</sup>] (很能幹的款待我)，與上下句「重[taŋ<sup>7</sup>]、項[haŋ<sup>7</sup>]、工[kaŋ<sup>1</sup>]」押韻 (林慶勳1999: 23)。
- (4) 茶葉咱挽無外多[tsue<sup>7</sup>][tse<sup>7</sup>] (我們所採收的茶葉其實並不多)，與上下句「說[sue<sup>4</sup>]、個[e<sup>5</sup>]、個[e<sup>5</sup>]」押韻 (林慶勳1999: 32)。
- (5) 我君都是出外子[kiã<sup>2</sup>] (我是出外人)，與上下句「倩[ts<sup>h</sup>iã<sup>3</sup>]、驚[kiã<sup>1</sup>]、營[iã<sup>1</sup>]」押韻 (林慶勳1999: 35)。
- (6) 照算門<sup>6</sup>好萬八圓[k<sup>h</sup>ɔ<sup>1</sup>] (照這樣算要準備剛好一萬八千圓)，與上面三句「簿[p<sup>h</sup>ɔ<sup>7</sup>]、呼[hɔ<sup>1</sup>]、五[go<sup>7</sup>]」押韻 (林慶勳1999: 37)。
- (7) 海是上深天上高[kuan<sup>5</sup>]，與上下文「款」[k<sup>h</sup>uan<sup>2</sup>]、「怨」[uan<sup>3</sup>]、「冤」[uan<sup>1</sup>]押韻 (《人心不知足歌》上本一葉b)。
- (8) 父母不顧顧某子[kiã<sup>2</sup>]，與上下文「命[biã<sup>7</sup>]」、「驚[kiã<sup>1</sup>]」、「行[kiã<sup>5</sup>]」押韻 (《八七水災歌》中本三葉a)。

上面例(3)「人」是本字「儂」的訓讀字；例(4)「多」是本字「濟」的訓讀字。例(5)「子」是本字「囡」的訓讀字。例(6)「圓」是本字「箍<sup>7</sup>」的訓讀字。例(7)「天上高」意思是「天最高」，「高[ko<sup>1</sup>]」字是「懸[kuan<sup>5</sup>]」字的訓讀字。例(8)「子[tsu<sup>2</sup>]」字是「囡[kiã<sup>2</sup>]」字的訓讀字。

以上歌仔冊《問路相褒歌》、《人心不知足歌》、《八七水災歌》使用訓讀字，主要在意於與標準語詞彙的共通性，也就是說在臺灣特殊環境下，需要選用一些華語、臺閩都讀得懂的詞彙比較妥當，否則詞義被誤解，創作心血豈不白費了。

原始創作者用臺閩為《問路相褒歌》、《人心不知足歌》、《八七水災歌》寫歌詞時，考慮的自然是「閩南語」用字好不好懂或妥不妥當，可是1950年代臺灣正在推行「國語」，因此新竹竹林書局改編歌仔冊者，可能考慮當時背景的特殊情況，不能不注意與華語詞彙對應關係，試想如果把「天上高」改成本字「天上懸」，對華語、臺閩詞彙的共通性不但泯滅，詞義也可能發生誤解。在此情況下，訓讀字的選用就不能不注意了。否則在「通俗易懂」前提下，大可儘量用「假借字」豈不方便許多。(林慶勳1997: 10-11)

<sup>6</sup> 「門(門下一當作丨)」此字讀作[tu<sup>2</sup>]，剛好、碰巧之意，此為後人以撐門動作而造字。

<sup>7</sup> 此字尚有爭議，為寫作體例需要先列上去。

## 2.4 語言接觸的結果

臺閩與日本語、華語在臺灣有相當長的接觸時間，彼此之間語言互有影響是必然的事。不論是日據時代寫作的臺閩，或者 1945 年以後寫作的臺閩，多多少少會受接觸的日本語與華語影響也是事實。例子除了本小節所舉之外，亦可見於第三節詳細舉例說明。

因為習慣於用「華語」思考寫作，一下子用台閩撰述免不了會出現許多訓讀字，李雲騰編著《最早期（日據時代）臺語創作歌謠集 101 首》一書，其中就出現許多訓讀字，我們看他的「凡例」十條（李雲騰 1994：一至四頁）全用「華語」敘述，書中採錄的各時期歌謠，免不了受「華語」影響就出現訓讀字<sup>8</sup>，下列是一些例子：

- (9) 梅氏回鄉尋[ts<sup>h</sup>ue<sup>7</sup>][ts<sup>h</sup>e<sup>7</sup>]<sup>9</sup>翁婿。（1933年李臨秋作詞、蘇桐作曲：〈懺悔〉。  
見李雲騰1994：2右）
- (10) 月娘笑阮愚[gon<sup>7</sup>]大呆。（1933年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望春風〉。  
見李雲騰1994：4右）
- (11) 夜半露水滴，百花芬[p<sup>h</sup>aŋ<sup>1</sup>]味。（1934年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春宵吟〉。見李雲騰1994：9右）、春天花，吐清芬[p<sup>h</sup>aŋ<sup>1</sup>]。（1935年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四季紅〉。見李雲騰1994：12左）

從李雲騰標音來看，上面三例「尋、愚、芬」顯然是訓讀字，除(9)例之外<sup>10</sup>，後兩字的本字分別是「躑、芳」（周長楫 1993：243、260；董忠司 2001：345、1075）。試想若把「月娘笑阮愚大呆」、「百花芬味/吐清芬」二段，分別改成「月娘笑阮躑大呆」、「百花芳味/吐清芳」，從當時通行「華語」的角度來比較，「愚大呆」、「芬味/清芬」或許比「躑大呆」、「芳味/清芳」容易明白一些。這類現象說明「華語」這個標準語，對臺閩的使用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至於受日本語影響的例子，詳見「3.1 屬於日本語詞彙的訓讀字」。

## 3. 二類臺閩訓讀字

就如同同音通假的假借字必定有一個本字一樣，訓讀字應該也有訓讀之前的「本

<sup>8</sup> 這些例子也可能是歌謠原作詞者即如此用字。

<sup>9</sup> 李雲騰（1994）原書用教會羅馬字標音，此處改做國際音標，下同。

<sup>10</sup> 楊秀芳（1991：39）不敢確定本字是何字；周長楫（1993：90）認為是「找」字；董忠司（2001：307）則認為是「揣」字。

字」，因為訓讀字與本字的關係是「暫時性借用其義」，因此針對臺閩所見訓讀字來觀察，應該有幾類不同對象的訓讀字，其產生的背景肇因於歷史上與臺閩有語言接觸關係的兩個「國語」，恰巧日本語與華語這兩個「國語」都使用漢字標示，文字規範比較完整，在探尋本字時較不成問題。

### 3.1 屬於日本語詞彙的訓讀字

- (1) 手續[ts<sup>h</sup>iu<sup>2</sup> siok<sup>8</sup>]\[t<sup>h</sup>etsuzuki]
- (2) 都合（時機）[to<sup>1</sup> hap<sup>8</sup>][tsugo:]
- (3) 坪[p<sup>h</sup>ē<sup>5</sup>\pī<sup>5</sup>]\[tsubo]
- (4) 大通（大馬路）[tua<sup>7</sup> tiau<sup>5</sup> t<sup>h</sup>oŋ<sup>1</sup>]\[o:do:ri]
- (5) 受付（報名處）[siu<sup>7</sup> hu<sup>3</sup>]\[uketsuke]
- (6) 組合（合作社、公會）[tso<sup>2</sup> hap<sup>8</sup>]\[kumiai]
- (7) 見本（樣品）[kian<sup>3</sup> pun<sup>2</sup>]\[mihoN]

以上七組例子的詞彙，在今天臺閩的對話中隨時可聞，它們是道地的日本語詞彙，已經相當普遍被當作臺閩外來詞使用，比較它們的讀音<sup>11</sup>可知不是利用借詞方式移借，而是一種借用日本語詞彙原意的訓讀字類型。因為臺閩與日本語同時都使用漢字，所以能直接以訓讀方式移借。

### 3.2 屬於臺閩詞彙的訓讀字

除了借用日本語詞彙的訓讀字之外，在二十世紀初以來臺灣總督府編輯許多給日本人學習臺閩的字典、辭典，除了用「片假名」（*katakana*）標臺閩讀音外，有時也用漢字標寫詞彙作對照，1932年小川尚義編纂的《臺日大辭典》即是如此處理。我們看看下列鄭良偉（1984：59）舉例：

- (8) 彼個查某人污穢肥污穢肥<sup>12</sup>。
- (9) 不過是如此而已。
- (10) 小姨不可娶。

<sup>11</sup> 前面的 I.P.A. 表示臺閩讀音，後面的 I.P.A. 表示日語原詞讀音。

<sup>12</sup> 鄭氏說漢字用法取自《臺日大辭典》

鄭氏說第(8)例的「污穢」本音讀[u<sup>1</sup> ue<sup>3</sup>]<sup>13</sup>，在句子中應讀[la<sup>?</sup> sap<sup>4</sup>]，本字可能是「垃圾」；第(9)例的「如此」本音讀[dzu<sup>5</sup> ts<sup>h</sup>u<sup>2</sup>]，在句子中應讀[an<sup>2</sup> ne<sup>1</sup>]，本字雖然不可考，但在小川尚義編輯詞條時必定是臺閩的詞彙；第(10)例的「不可」本音讀[put<sup>4</sup> k<sup>h</sup>o<sup>2</sup>]，在句子中應讀[m<sup>7</sup> t<sup>h</sup>aj<sup>1</sup>]，本字是「毋通」。

(11) 姑家官[ta<sup>1</sup> ke<sup>1</sup> kuā<sup>1</sup>]<sup>14</sup>

(12) 那位[ta<sup>2</sup> ui<sup>7</sup>]、那去[ta<sup>2</sup> k<sup>h</sup>i<sup>3</sup>]

(13) 今[taā<sup>1</sup>]幾點啊

(11)至(13)例，直接取材自《臺日大辭典》[ta]、[tā]兩個音節。(11)例意思是「公婆」，「姑」是「大」的訓讀字；(12)例意為「甚麼地方？」與「去哪裡？」「那」的本字不可考；(13)例訓讀字「今」的本字有人說可能是「旦」，值得再做探討，暫時存疑。

(8)至(13)例與前面(1)至(7)七例不同的是，這些訓讀字都屬於「漢語」詞彙，不是前七例的日語詞彙。這些訓讀字小川尚義等人選用時，大約是以臺閩實際語言使用為考量的詞彙，這份資料顯得極為珍貴，若能加以整理當可觀察日據時代處理訓讀字的情況。

(14) 因為家庭散赤沒復[ko<sup>?</sup>]<sup>4</sup>繼續的[e<sup>0</sup>]小提琴。(東方白《雅語雅文·學生沒嫌老》11頁)

(15) 存萬給[ho<sup>7</sup>]人拒絕。(東方白《雅語雅文·學生沒嫌老》11頁)

(16) 伊已經學真多[tse<sup>7</sup> tsue<sup>7</sup>]年的提琴Y嘆。(東方白《雅語雅文·學生沒嫌老》12頁)

(17) 無意中發現一個戴黑[ɔ<sup>1</sup>]目鏡的青盲的。(東方白《雅語雅文·青盲》19頁)

(18) 天頂的雲及[ka<sup>?</sup>]<sup>4</sup>土腳的影。(東方白《雅語雅文·青盲》20頁)

(19) 即回挫[pua<sup>?</sup>]<sup>8</sup>落水溝，我由溝仔底爬起來。(東方白《雅語雅文·青盲》20頁)

<sup>13</sup> 鄭氏原文用教羅標音，此處改做 I.P.A.標音，下同。

<sup>14</sup> 同組例句還有「姑家、姑家有嘴媳婦無嘴、緊紡無好紗緊嫁無好姑家、姑官」等例子。



以上(14)至(19)的例子，選近人東方白的散文為例做說明。

東方白目前旅居加拿大，他出生於1938年台北大稻埕，學生時代在臺灣受教育，正是「國語」推行的轟轟烈烈時期，他有許多用「華語」寫作的文學作品，有這樣的時代背景，當他用臺閩寫作時免不了有華語詞義的影子。我們看例(14)復字讀[hok<sup>8</sup>]，本字已不可考；的字讀[tik<sup>4</sup>\tit<sup>4</sup>]，本字有人說可能是「□」，待考。例(15)給讀[kip<sup>4</sup>]，本字有人說可能是「與」或「互」，也是值得再研究。例(16)多字讀[to<sup>1</sup>]，本字應該是「濟」。例(17)黑字讀[hik<sup>4</sup>]，本字是「烏」。例(18)及字讀[kip<sup>8</sup>]，本字是「合」。例(19)摔字讀[sut<sup>4</sup>\siak<sup>4</sup>]，它的本字是「跋」。

以上是東方白創作的臺閩散文，用字明顯受到華語影響，在遷就華語的情況下，免不了就形成了「訓讀字」。

#### 4. 結語

本文只就臺閩訓讀字的一些問題做探討，發現「語言接觸」是訓讀字產生必然現象，如果有人能更仔細將臺閩各種語料分析清楚，可能會發現更多現象也說不定。本文以極為粗淺的方式做探討，所得的結果可能相當浮面而且漏洞百出。不過若把它視作拋磚引玉的試驗，未嘗不是一項功勞。

## 參考文獻

- 王順隆. 1995. 〈閩臺歌仔冊書目曲目〉, 《臺灣文獻》47.1: 1-33。
- 竹林書局編. 1990. 《問路相褒歌》。新竹: 竹林書局。
- 李雲騰. 1994. 《最早期(日據時代)臺語創作歌謠集 101 首》。台北: 編者自行出版。
- 沈富進. 1974. 《彙音寶鑑》。嘉義: 文藝學社。(第十八版)
- 林慶勳. 1997. 〈臺灣歌仔簿押韻現象考察—以《人心不知足歌》為例〉, 第五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泉州: 華僑大學。
- . 1998. 〈試論訓讀字〉, 《第五屆國際漢字研討會論文集》257-263。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
- 編. 1999. 《問路相褒歌研究》。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 . 2001. 《臺灣閩南語概論》。台北: 心理出版社。
- 周長楫. 1993.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洪惟仁. 1992. 《臺語文學與臺語文字》。台北: 前衛出版社。
- 姚榮松. 1996. 〈臺灣閩南語的漢字〉, 《臺灣閩南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台北: 臺灣語文學會。
- . 2000. 〈臺灣閩南語歌仔冊的用字分析與詞彙解讀〉, 《國文學報》29: 193-230。台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 胡莫. 1995. 〈臺語訓讀字----以答許教授極燉先生〉, 《台灣風物》45.3: 33-52。
- 張良澤. 1983. 〈臺灣に生き残った日本語----「國語」教育より論ずる〉, 《中國語研究》22: 22-30。名古屋: 采華書林。
- 張振興. 1988. 《臺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 許極燉. 1993. 《常用漢字臺語辭典》。台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 1996. 〈臺語的訓讀、訓用與文白異讀之辨〉, 《台灣風物》46.1: 180-158。
- 陳素月. 1990. 〈現代台灣文學作品中漢字使用研究〉, 《華文世界》55: 32-38。
- 楊允文. 1993. 〈臺語文字化 e 過去恰現在〉, 《台灣史料研究》1: 57-75。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 大安出版社。
- 董忠司. 2001. 《臺灣閩南語辭典》。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鄭良偉. 1984a. 〈談臺語的訓用字〉, 《台灣風物》34.3: 53-72。
- . 1984b. 〈臺語能以漢字書寫嗎?(上)〉, 《台灣風物》34.4: 128-109。
- . 1985. 〈臺語能以漢字書寫嗎?(下)〉, 《台灣風物》35.1: 154-133。

- 臧汀生. 1993. 〈臺語文字化之管見〉，《民俗曲藝》57：69-87。
- . 1996a. 《臺語書面化研究》。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6b. 〈從古今形聲字的外在現象談臺語書面用字的規律〉，《彰化師大國文系集刊》1：105-118。

---

林慶勳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  
hsiun@mail.nsysu.edu.tw

## **Study on the Semantic Loan Character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Ching-hsiun LI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efinition, the emergence condi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emantic loan characters found in Taiwan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semantic loan characters refer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emporarily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another word, th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by contrast, are used to indicate the pronunciatio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mantic loan character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clude: 1)The writing system of this dialect has not been standardized. 2)The characters in common use are chosen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scripts. 3)These characters seem easy to understand. 4)Language contact took place between this dialect and Japanese. Finally these characters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ource language, i.e., Japanese and Taiwan Southern Min.

Key words: semantic loan characters,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phonetic annotation with homophones, libretto,  
phonetic an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Roman letters

責任編輯：張淑敏